

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七 遺逸

平江李元度次青墓

夏叔直先生事略 郭履隱

夏先生汝弼字叔直號蓮峯一號蓮冠道人湖南衡陽人也生有異稟明季爲諸生剛介負氣鼎革後佯狂高蹈無定蹤歲丁亥衡湘兵亂忽有稱蓮冠道人者攜一童子囊琴至湘鄉之車架山鐵僧樓而止焉口就古木鳴泉閒藉危石彈琴舒嘯已登白石峯銅梁山觀瀑布輒數日不返問其姓字不對人亦莫能測也巴士蕭常廣見而識之延至家或歌或哭與語及時事卽閉口不答居月餘辭去莫知所往後聞其挈家入九嶷山絕粒

死。先生與王船山交最摯。有遺詩曰。車架山同夕堂。作夕堂。船山白號也。船山集中與先生唱和詩尤多。車架山在湘鄉西南九十里。其對峙者曰白石峯。先生嘗與船山同遊峯巔。爲之記。其略曰。夫以是峯之特立出於羣山之表。而其上蒼蒼無窮者。且如彼。是果有所謂天耶。抑無所復名之。而姑謂之天耶。天者果有所疇與。則亦宜有所不疇者存。何居乎其必疇之荒遠。而始以爲大乎。則吾未知其定有天焉者否也。於是兩人者。選石而坐。不能去。不能畱。歌無聲。言無謂。相視久之。不得名其故。日已晚矣。乃遵所登之路而返。讀者謂不滅楚騷。天問云。同縣有郭季林先生者。名履。躋崇禎壬午舉人。國變後隱居石獅嶺下。

足不入城市。竹塢藥欄。日吟嘯。其中自樂。所著洪園草。王船山
南隱漫記中盛稱之。今不傳。

唐汲庵先生事略 瞿龍躍

唐先生訪字周之號汲庵湖南武陵人以桂林籍中崇禎壬午鄉試第一瞿忠宣公式耜見所對五策詔爲異人永明時特疏奏授庶吉士掌制誥備顧問上六代中興法戒書奉敕入楚南聯絡動鎮既知事不可爲乃痛哭祝髮素食苦庵以終號食苦和尚自爲之記其略云和尚早遭荼苦十歲遭父冤中遭朋已仲復踐今蹶已甚和尚所遭尙未有艾也和尙三遊燕四入維一過秦再歷吳越晉趙閩粵乃反楚賦帝京記華山訪侯藤溪譏墓弔姑蘇之臺問五湖之棹漁舟不返屈宋同歸每入名山喜獨遊夜遊雨遊雷遊雪遊石喜蠢僧喜瘦喜然炬夜坐大石

上喜臥佛閣反鎖地叩門。飢鼠竄瓦喜與古人遇。牽其裾平反其獄不受古人欺。和尚喜築庵。凡遇山水佳處。誅茅葺竹負土洗石。扶石起對立如人。與揖與談語。與默坐。然後置庵。庵成居十餘日。卽厭棄別徙如前。庵前高竹數本。短竹百數十本。庵側水高二尺。來自一溪。至庵合。去復分。野草無算。白鴨一足。跋庵後。巖嶺無人跡。有木客。有大猿。時似老翁。咳窮奇。龜腹。戔戔。殺。攫。猩。猱。狒。佛。元。兔。白。麕。之。屬。無。算。和。尚。每。早。起。白。飯。二。盂。苦。茶。十二椀。酒無算。詩或一二首。或數十首。喜怒笑罵。發狂無聊。往來唱和。益無算。和尚以有明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十月朔二日。生。行。年。三。十。又。一。歲。又。八。十。八。日。爲。戊。子。元。旦。築。食。苦。庵。成。乃。

告。三。兄。及。妻。妾。暨。友。人。自。今。以。往。呼。我。食。苦。和。尚。以。戊。子。元。旦。始。元。旦。後。六。十。九。日。寒。食。前。一。日。記。又。瞿。天。門。先。生。者。名。龍。翼。汲。菴。同。縣。人。也。崇。禎。時。拔。貢。性。嗜。遊。兀。微。自。喜。鼎。革。後。常。出。亡。不。歸。所。至。有。題。詠。自。鐫。絕。壁。上。納。棗。瓢。中。自。號。一。杓。行。腳。道。人。詩。有。奇。氣。多。棘。塞。之。音。與。汲。菴。相。近。

張命士先生事略 申涵光 殷岳

張先生蓋字覆輿一字命士直隸永年人少敦氣節以能詩聞
工草書甲申之變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僚遂成狂疾嘗遊齊
晉楚豫閒歸自閉土室中飲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
惟同里申涵光雅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共爲詩哀憤
過情恆自毀其稿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
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稿僅得百篇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
人涵光字和孟一字鳧盟父節愍公佳允死園難李詳明史兵
盟少以詩名河朔閒與殷岳張蓋稱畿南三才子以理學訓其
兩弟皆能立身揚名明亡後絕意進取晚年名益高著有聽山

集荆園小語諸書。岳宇宗山。雞澤舉人。父太白。明末官陝西副
使。忤楊嗣昌。坐法死獄中。宗山上疏爲父乞骸骨。比歸而京師
陷。遂入西山。與其弟淵謀舉義。事洩。淵被害。宗山匿。鳧盟家得
免。順治初。吏部按舊籍除知睢甯縣市之任。鳧盟勸之歸。慨然
曰。吾豈肯以一官易吾友哉。遂投劾歸。與鳧盟晨夕唱和相樂
也。其能詩。自魏晉以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所作惟古體。莽莽
然肖其爲人。

李元仲先生事略

先生姓李勝國諸生也。福建甯化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寒支子。少豪宕不羈。自經史子集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無所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爲文沈深峭刻。與博雜奇如悲如憤如哭如笑。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所遇也。當天啟崇禎間。金甌未缺。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政。輒慷慨歎。愴愴有所屬望。爲諸生時。九試冠同列。典閩試者。爭欲物色。李生爲重。竟不可得。我朝定鼎。閩中尙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公道周何公楷。並薦先生。徵拜翰林博士。辭不赴。嘗上書劉

念臺先生悲憤時事及念臺靖節走福州請褻郵時問其孤孥
丁亥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居絕迹塵市有齟齬
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書逼入郡先生復之曰天下人無官者
十九豈盡高尙來書謂不出山慮有不測禍夫死生有命豈遂
懸於要津且某年四十八矣諸葛痒躬之日僅少一年文山盡
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時蜚語騰沸先
生矢死不爲動疑謗亦釋先生既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名大震
辛卯壬辰閒建昌潰賊黃希孕剽掠過甯化有卒摘先生園中
二橋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粵寇至燔民屋火
及先生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柰何壞李公居當是時雖

盜賊亦知有寒支先生矣。先生積壘塊。胸中每放浪山水。以爲其牢騷不平之概。嘗詣西江交魏叔子彭躬菴諸君。相與泛彭蠡。登廬山絕頂。追維閩賊橫行時事。太息流涕。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乙卯取精忠反遺僞使致聘。先生嚴拒之。自春徂冬。堅臥不起。乃得免。先生自國變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有爲不善者。曰無使李公知也。晚自號媿菴。顏其齋曰但月。所著寒支集。甯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如干卷。年八十有五卒於家。

董月函先生事略

董先生名說字雨若號侯庵又字月函浙江烏程人前明尚書
份曾孫也負異才年十七爲諸生撰夕惕篇以自厲嘗受三易
之學於石齋黃子國變後祝髮爲僧號南澗從繼起大師受佛
戒盡焚其少作繼起者興代理宏儲退翁也本李氏父嘉光恥
與賊自成同姓命之曰吾祖泉陶爲大理氏所由出也其復氏
理退翁遭國變出家浙東起事諸亡命者多主之爲畫策逆染
幾及禍於是徒眾皆走而先生獨從不去先生所與共事繼起
者爲檠庵大瓢檠庵者明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大瓢者宣城
沈公麟生其父壽嶽以故監司死節者也先生雖遁於僧厓猶

嗜文字。老益篤。相與賞析者。若江夏黃周星九炯。吳徐枋昭法。金俊民孝章。顧荅云。美吳江。顧有孝茂倫。徐崧松之。烏程韓曾。駒人穀嘉興。巢鳴盛。端明。桐鄉張履祥。考夫皆遺老。遁世无悶。而皆與先生善。先生所著書有易發八卷。河圖挂版詩律表各一卷。周禮緯律呂攷歲差攷分野發六書發甲中野詔補解長語。夢史殘雪錄。掃葉錄。西荒詩拂烟集。助草庵寶雲詩集。凡三十餘種。合題曰補樵書。補樵亦先生自號也。先生往來潯溪堯峯間。不常住持。述退翁之言。欲其無所繫而道行教立也。其詩清淡荒遠。草書尤奇逸。其首陽詠曰。草笠古醫眉。首陽一樵子。擔柴入都城。閉話青峯裏。云有兩男兒。飢死西山趾。白髮齋太

焉。公淚滴青蘋水。還願召公言。采薇人已矣。讀者可以知其寄託。

芮巖尹先生事略

湯泰亨

戴笠

徐白

芮先生城字巖尹江蘇溧陽人少負異才博極羣書文行爲一時冠陳名夏馬世俊皆師事之及明亡棄諸生躬耕窮山中高隱杜門足不履城市者四十年名夏以大學士歸鄉求一見卒不可得貽書候問亦不發視曰山澤之臞一與貴人接便喪所守矣時人目爲眞隱順治十七年海寇犯江甯重先生名禮聘之先生峻謝不往所著有易象傳解四詩正言禮記通識綱目分注拾遺滄浪吟等書與同縣湯泰亨善析疑問義無虛日泰亨亦高士隱白盤山歲遇君親子卯日輒屏食堅臥不起年八十五自知死期別親友手題墓志沐浴而逝又有戴先生笠徐

先生白皆吳江人。同以高逸著。笠字耘野。明諸生。國變後入秀峰山爲僧。旋反初服。隱居朱家港。教授生徒。土屋三間。炊煙有時。絕而編纂不輟。潘檢討未實。出其門。白字介白。亦棄諸生。隱靈巖山之上。沙種蔬。瓠果掘。披以自給。詩畫蕭疏。無俗韻。故稱至掃葉烹泉而已。三十年未嘗出山一步也。

李筠叟先生事略

李先生愈春字元英晚號筠叟長洲人故明諸生與潛忠先生許玉重以異綈爲莫逆交當是時流寇披猖中原板蕩先生與潛忠論古今節義事皆裂髮誓恨不能以諸生效死曷揚聞甲申之變莊烈帝凶問至北向號哭家人知其有死志日夕環守不得死後聞潛忠死嘆曰玉重死我何顏獨生旣生而無以妥玉重魄我益滋戾乃收其骨葬白公堤畔撫卹其家福王南渡與同學白當路贈翰林典籍私諡曰潛忠不負同志也先生死志未遂故身雖存而心實等於死方袍角巾屣跡都野時直指李某按吳重先生名徵服過訪相見道姓名知前進士赫然爲

達官者也。直指示勸駕意。先生曰。昔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稱盡美。能全孤竹之潔。揚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今鴻已冥矣。弋人猶不忘篡耶。願全薛方。逢萌之節。拜賜實多。否則有死而已。且君子愛人以德。既已自諉。又復誤人。知公不爲也。直指慙謝去。繼以高隱鴻儒額相贈。先生笑而裂之。遂甯李石如先生實。令長洲。棄官後。僑寓吳門。往來無間。時沈君欽圻亦棄諸生。與劉剩庵學博及先生善。二人者。或終日相對。默坐。或慷慨歌泣。外人莫能測也。先生愛住山水。一瓢一杖。逍遙林壑間。喜種竹。方曲屏障。悉畫竹。乞其齋曰竹隱。蓋別有高託。非山濤王戎意也。生平纂述甚富。甲革後。委諸燼。今存春秋三傳。

訂疑行於世。卒於康熙丁巳年八十八。

陳狂農先生事略 弟親

陳先生名南箕字狂農江西安福人舉崇禎丙子副榜甲申之
變欲以身殉國不果遂棄妻子入歐公山山界江楚開懸崖峭
壁人跡所不到先生與弟親偕隱其中二十餘年幾與人世隔
性奇癖厭俗賞不語有所欲則弟視其願盼指畫輒喻意閱有
來訪者與之言不應拱揖而已或貽以書不發視即焚之偶有
題詠亦未嘗存稿衣垢敝不澣濯糜粥不充恬如也觀字二止
丙子舉人偕兄隱兄劬勸甚仍獨處萬山中手一編不輟人罕
見其面邑令張召南心慕之凌晨徒步往訪以一役自隨入門
闕無人問奚僮以深入窮巖對召南愕然曰固知爾主不我見

也。但得一登堂足矣。先生弱冠時。卽與弟同營墓域。爲左右穴。中通以橋。冀死後得時相見。暇則攜書。挈壺。讀且飲於穴中。其曠達如此。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八

道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鄧起西先生事略

先生名大臨字起西一號丹邱常熟人曾祖徽明嘉靖中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服除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為真孝廉先生幼孤稍長能力學受業江陰黃介子繁祺之門順治乙酉江陰城堅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塢應之先生募兵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先生職納橐饋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拔先生坐化而逝當事戮其尸

先生號泣守喪。賸其首並棺殮送歸。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鄒大臨。趙則抗節而死者也。先生自師死後。徧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歲辛丑。餘姚黃太冲先生讀書雙瀑院。先生忽造訪。雙瀑在萬山中人跡殆絕。太冲問子何以知之。笑不答。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行牖。作道士裝。曰吾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偕至武林。先生上玉皇山去。甲辰太冲至虞山。先生以私舍館之道侶數人。曰張雪崖。顧石賓。皆遺民也。隨訪熊先生魚山。於烏目。李先生麴公於赤岸。皆先生導之比。太冲返棹。先生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揮涕別。後遂獨游名山。卒。侘僚而死。論者謂桑海之交。逃於禪者多矣。黃冠中絕少。先

生在元門苦身持力心耿耿者未嘗一日下可謂無愧師門矣
崑山顧景范嘗爲作傳太冲志其墓而銘之以比西漢楊匡云

張蒼巒先生事略 弟若仲

張先生若化字雨玉號蒼巒福建漳浦之丹山人弱冠師事黃忠端公得闕明誠之學崇禎丙子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而弟若仲以庚辰捷南宮因畱京師時忠端公以言事下北寺獄先生徵服雜廩役中時時進獄問起居左右之燕都陷唐王入閩徵拜御史數月乞歸事父母以志養食貧茹苦嘗搗柏葉代園蔬諸孫嘗之喀喀不下咽先生茹而甘之山居四十年足不及城市未嘗以姓名通有司勵志獨行不標講學名疾惡守義懷不可犯雖骨肉至親不少假而側隱所周悉力於人者不少靳時值兵荒盜賊蜂起羣相戒曰慎勿犯張公廬終其身盜不入

塘鄉人多依以避難。丹山在羣山中。巖巖阻絕。日夕雲霧。往來茅茨數椽。上漏下溼。豺虎交橫。時曳杖登陟。徜徉泉石間。嘯歌自得。年六十六。正襟危坐。無疾而終。子士楷能繼父志。隱居不仕。潛心性命之學。稱儒宗焉。

若仲字聲玉。號次巒。其學以不欺爲本。一噉笑不苟。作止語默。持以敬。若性成焉。崇禎丙子。與兄蒼巒同舉於鄉。庚辰成進士。例選州牧。性廉靜。不願任。煩劇。改授益府長史。居官清儉。簡貴益藩。敬禮之。以母病乞休歸。母歿。廬墓三年。鼎革後。山居五十年。清修獨善。藝圃一區。菓蔬薯蕷。度給貧祭。餘悉種梅竹。栽蒔。灌漑。身自爲之。時裝茗。牽犢飯隴畝。與野夫雜處。晚歲益務爲。

敦篤飲人以和。遇鄉里有爭訟，勸之以誠。久而化焉。邑濱海，有蝗起，羣飛蔽天，觸禾稼，草木葉，賊立盡。民多聚泣，或泥首，積之獨先生所居。數里外無蝗患。里賴以安。時康熙二十九年也。丁卯秋，夜風雨大作，所居屋盡拔。先生獨寢地。上黎明，人視之，毛髮爲悚。年八十四，以壽終。鄉人稱其兄弟爲丹山二先生，同祀鄉賢祠。

夏元真先生事略 李孔昭 張翼星 杜越

夏先生道一字元真直隸大名。人明崇禎中舉。人性高潔。兩上春官不第。輒隱居。自放甲申後。絕意仕進。率子躬耕。削迹不入城市。食不給。每操斤斧作紡車。自鷲或攜婦。續線易薪。米市人利。其精細爭購之。口不言值。得錢入懷袖。輒短衣行歌。旁若無人。家居自爲詩文。寫赫蹏紙。寸許有窺之者。卽投之。水火諸子皆不令讀。書鞭牛負薪而已。同時畿輔間以高逸著者曰李潛夫。孔昭。張三。明翼星。杜紫峰。越。孔昭字潛夫。薊州人。性孤峭。前崇禎癸未。進士見時事日非。不赴延對。以所給牌坊銀百二十兩。畱助軍需。去隱盤山。甲申都城陷。白衣冠哭田間者三載。入

本朝貞隱不出會 詔求遺賢巡撫列名以薦得 旨召用謝
不赴事母至孝嘗割股愈母疾妻王氏於蕪州城陷時殉節義
不再娶平居教授生徒所成就者眾及卒門人私諡安節先生
翼星姓張氏字三明左衛人崇禎末舉人精理學尤長於易家
貧不仕隱於卜肆日獲百錢以自給衣履常不完盛夏猶義冠
毳笠晏如也從弟元錫官總制屢迎不一往有所遺擇其小且
劣者受之其孤介類此杜越字君異號紫峰容城人邑諸生爲
同郡鹿忠節公高弟與孫夏峰徵君友互相砥礪學成不求聞
達毅然以繼往閒來爲任家貧布衣蔬食授徒自給一時才俊
士無近遠咸師事之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宏詞科有薦先

生者徵至都以老疾乞歸

杜茶村先生事略 弟芬

杜先生落字于皇號茶村湖北黃岡人明季爲諸生避亂居金陵少儻嘗欲赫然著奇節既不得有所試遂刻意爲詩以此聞天下然不欲以詩人自名也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肩生吳中徐昭法自魏不如其在金陵與方君仲舒善且晚過從非甚爾疾風無間仲舒望溪先生父也金陵爲冠蓋輻輳之衝諸公貴人求詩名者踵至先生多謝絕錢牧齋嘗造訪至閉門不與通惟故舊或守土吏徒步到門則偶接焉門內爲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雖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注籍優免先生

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廩，夜迤綽，眾莫能止。嗜茗飲，嘗言：吾有
絕糧無絕茶。既有花冢，因拾殘茗聚封之，謂之茶邱。年七十有
七卒於揚州，喪歸，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
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亡何世濟亦卒。又數年，陳公澹洲來
守金陵，始葬諸蔣山北梅花村。先生詩最富，世所傳不及十一
手定者四十七冊。吳梅村嘗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詩而始
進，闕百詩於時，賢多所訾。警獨許先生五律，稱為詩聖。已刻者
曰：雙雅堂集。

弟芥字蒼略，號些山。明季諸生，與兄茶村避亂同居金陵。二先
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

氣折之於眾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
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自同於眾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
弟弗示也方壯喪偶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
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每日中不得食兒女啼號客至無
酒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言
雖兒童廝與惟恐或傷之也後茶村七年卒年亦七十有七有
些山集

王倫表先生事略

王先生大經字倫表江蘇東臺人好學勵名節明季嘗應童子試鼎革後授徒養親不復出康熙閒巡鹽御史魏雙鳳見先生文曰當世軼才也薦請朝辭不起會詔舉博學鴻詞科太僕卿郝君浴將薦先生力辭乃得免嘗爲巢父許由論曰天下何爲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僞物求之以爪牙角鬣於是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圯族剝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馴至於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己飢己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鶩聲華者

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聘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澹焉。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曰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翦不斲。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許由巢父以無用爲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巢許。迷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嗟。

乎大庭栗陸之世。其民物沕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
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日甚。磨時過
會者。乘便逸利。而無真事功。投徒請學者。希榮稽古。而無真學
術。砥飭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真名節。則皆巢許之罪人也。不
觀南陽之臥龍乎。澹泊明志。甯靜致遠。方其躬耕隴畝。若將終
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
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才。吾不難其才。
而難其用才之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爲堯舜之用。
者也。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尙何賴有才臣哉。故吾
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先生所著有周易釋箋。毛詩備

攷三禮折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學集要諸書皆佚
惟文集八卷存又嘗輯秦州中十場志十卷重修靖江縣志十
八卷卒年七十二

吳野翁先生事略

先生姓吳氏名光字與巖武進人十齡喪母哀毀如成人後賦性比就傳日誦數千言有文名久之厭帖括究心經濟務爲有用之學所論著自成一家言甲申之變慟哭求死不得取所擬時務策並雜著火之自是絕意人事結廬於渴東僻壤日閉門讀書倦則徐步隴畝與田夫畬叟較量晴雨話桑麻嗒焉自放於山水間大吏物色之堅謝弗出作野翁傳以見志其略曰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記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胸中自謂有邱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爲人少可而多怪落落然寡諧然實平易近情雖樵夫牧豎未嘗有所忤少讀書得古人大意

晚年一切東高閣。編茅插籬廬。於中田桑柘閒。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閒世亦不復。知有人閒世。或訝其作苦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疲也。暇則把壺自傾。不覺歌呼烏烏。而翁更未嘗以詩酒問世所最適意者。荆扉晝掩。抱膝靜坐。曰。吾今日猶能置身羲皇以上也。標枝野鹿。庶未遠乎。既自號野翁。人亦稱之曰野翁野翁云。先生所著有弄丸吟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說一卷。讀書錄鈔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記共若干卷。而易相十箋。兼窮象數義理。所得尤深。與盤屋李二曲先生善。二曲爲作傳。以比吳康齋所述之龍潭老人焉。

陳逸子先生事略 朱之宣 李嘗之

陳先生名五篋字逸子湖南攸縣人父來學兄弟罵賊死甚烈。逸子終身痛之性兀傲意所不可雖貴人必面折其非少補弟子員國變後痛君親之難遂祝髮號南雲行腳一號衲拾殘錢受之宗伯吳梅村宮詹與先生結方外交相唱和工詩廣致書讀古玩嘗遊吳越行笈一肩瓶鉢外皆經史書籍意氣忼慨有古俠士風其胸中浩浩落落嬉笑怒罵皆別有故人莫能測也年五十五卒於西冷湘潭王山長爲之傳同時有朱子昭者與齊名

子昭名之宣湘陰人少有學行負氣節鼎革後隱於樵自號砍

柴行者。戊子義師之役。楚人多與其謀。事後因之成大獄。湖湘遺老株連繫累者三百餘人。子昭與焉。獄數年始解。集中有釋繫奉別陶密庵年丈詩。指其事也。

李先生嘗之字百艱。湖南平江人家。天岳山之麓。明季爲諸生入本朝。棄巾服躬耕。讀書生負異才有智略。兼精壬遁術。綏遠將軍蔡毓榮耳其名。敦聘入幕府。削平黔滇。先生謀居多功。成擬奏授官力辭歸。見親知貧窶者立解裝周之。隨手盡遂徧遊衡岳。九疑武當天台武夷諸名山。居武夷最久。與高僧遺老結方外交。工詩古文。書得晉人神韻。人爭寶之。著有百艱詩文集及布帆集破草鞋等集。

八大山人畫略

八大山人者。逸其名。故明宗室也。爲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國變。棄家。遊奉新山中。祝髮爲僧。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還走會城。獨身。佯狂市肆。鬪鬻。戴布帽。曳長頰袍。履穿踵。決拂袖。踰躓行市。中兒隨。觀諱笑人。莫識也。其姪某。齎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鳥。儵然無俗韻。人爭竇之。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之。飲輒往往。飲輒醉。醉後墨濡淋漓。

不甚自愛惜。數住城外僧舍。雜僧爭騶之。索畫至牽袂捉衿。不拒也。士友餽遺之。亦不辭。然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舉懷素語。謂將以爲韉。以故貴顯人求山人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爲藏鉤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泣下。邵青門客南昌。見山人於北蘭寺。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中。翦燭談。索筆書几上。相酬答。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秘不令人見。題跋尤古雅。閒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嘗與北蘭寺僧澹公數札。不減晉人。

語也。山人面微頰豐，下而少髭，初爲僧號雪箇，後更號曰人屋。曰：「鹽漢最後號入大山人。」云：「山人負重名，世多知之。然竟無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汨浮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塞泉，涇絮之遇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瘖，隱約玩世，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翱、吳思齊輩，其搗拳痛哭當何如也。而世乃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矣。悲夫。

一壺先生事略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蓋前明遺老若雪庵和尙補鑄匠之流亞也衣破衣戴角巾徜徉自放常往來登萊閒愛勞山之勝居數載去久之復來莫可得而跡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留宿其家閒一讀書輒歎歔流涕而罷不能竟讀也與卽墨黃生萊陽李生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主其家然先生對兩生每矇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為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策蹇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

樹下。心異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下馬。與先生共飲。醉別去。先生蹤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卽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視其容貌。蕉萃神氣。恂恍異前時。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卽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自經死。時年垂七十。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九

補良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駱挺生太守事略

曾宗泰

駱君鍾麟字挺生號蓮浦浙江臨安人順治四年中進士副榜
巨吉州學正遷陝西蓋州知縣為政先教化臨事裁決如流察
微洞隱若家至戶曉人畏之如神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君齋沐
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每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
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刪蓋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望詣里社
講 聖諭十六條訪耆年有德孝弟耆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
時勞以粟肉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

倉百廢具舉。民有爭訟。後悔。願寢事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遺之。所案治。卽豪右居閒。莫能奪。俗多錮婢女。至老不嫁。君下令禁止。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殮葬。率僚屬爲文祭之。李中孚先生。縣人也。君數造其廬。事以師禮。攝興平鄆兩縣。俱就理。興平豪右分四門爲部。黨健鬪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君按治。主者黨皆散。擢兵馬司指揮。歷西安同知。遷常州知府。常州絲賦重。科條繁多。吏緣爲姦。前官屢以積逋去。君立法鉤校。清積逋。吏受成事而已。漕運官常歲餽金三千。君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卻之。諸漕卒皆斂手奉法。砌延陵書院。迎李先生於盤屋。講學其中。率諸僚屬及薦紳學士。北面聽講。問爲治之要。李先生

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君書其言名曰匡時要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陰無錫諸有司爭迎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爲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士杰然向風吏治亦丕變康熙九年大水發倉廩勸富人出粟賑民無流亡明年夏復旱若蔬食葛衣草屨步禱二旬不雨則詣獄長跪責躬額天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言太守不德累吾民涕淚并下雨大至尋丁母憂去官數千人號哭乞雨不可至罷市既歸建遺父喪勞毀卒年五十有三士民咸爲位尸祝之繼君而起者有崔太守宗泰遼東人由松江郡丞遷守常州性羽察嚴毅有幹略始至會

征闕大軍十餘萬駐郡牧馬數旬人情恒擾君先期儲侍供張
立辨嘗令獄囚丸泥數斛左右莫解忽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
君立取以應其纖悉豫備皆此類也有游騎十人入村落逐婦
女二人溺河死君聞之夜叩營門白將軍戮一人賈七人耳鞭
隊伍長十餘人一軍肅然又時軍騎按行城外遇小有剽竄遣
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皆引避去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
君令甲郡漕以推官監兌時推官懦而衛弁橫甚君以法繩之
卒聚而譁會兵備道缺臺檄君攝理并令監兌弁惶恐謝君寬
其罪命急兌漕無病民竟事無譁者未幾左遷去民奔號罷市
願詣闕請雷者萬人不得後再過毘陵父老爭餽蔬米隻雞君

忽謂之爲受一二皆泣叩頭去論者以略君治行類黃霸而君
比之趙廣漢張敞云

白林九刺皮事略

白君登明字林九遊東蓋平人隸漢軍肅白旗順治二年以貢生受柘城合禽諸盜渠按以法設條教勸民耕讀攷最遷知江南太倉州釐賦稅除耗羨雪諸冤獄時海墻民居因亂蕩析君召民開墾復成聚落十年海寇犯劉河堡闕入內地君備禦甚力寇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犯江甯敗走急攻崇明火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欲先遣一人往以師期告莫敢前君乃駕一艘夜半渡緡城入眾知援兵將至守益力寇遂遁州有劉河久塞君按劉河北支有朱涇者宋范文正新塘遺迹在焉請於院司開墾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令大開

劉河六十里復故道。於是震澤東北諸水並得入海。居民賴之。崇明民田舊有加征。蘆課銀萬三千餘兩。力請於院。可以免。有大吏按州。索賄弗予。先是寇棘時。需餉無出。以雲南協餉應之。卒爲大吏所糾。落職。州人列治狀上院。司乞爲申請。弗得。遂立祠生祀之。坐廢二十餘年。會臺籌用兵。許入貨贖。註誤。福建總督姚公徵聖。巡撫吳公興祚。素知君代。爲入貨。復任高郵州。值湖決。築清水隄。君設法投食。禁吏胥剋減。役人踴躍隄成。命曰永安。歲荒。請蠲賑。勸富民分食。明年復大水。再請蠲賑。溺者拯之。病者拊之。以勞疾卒。官高郵人。醵金以殮。哭聲震野。太倉人聞之。亦巷哭。設祭於生祠。康熙二十六年。人祀名宦祠。其鄉鎮。

諸民各肖像立生祠凡四處

宋其在刺史事略

宋君必達字其在湖北黃州人順治八年進士知甯都時徑寇亂民多遷徙地不治乃語黻逋以來之貸以牛穀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河夏雨水暴漲城且沒君禱於神水落乃按故道濟之自是無水患康熙十三年取精忠反自福建出攻江西羣盜多響應甯都故有二城南民北兵君曰古有團練保甲義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王文成破宸濠嘗用之矣遂以其法訓練得義勇八千及盜前鋒薄城下營將劉某邀君計事曰人眾食乏柰何君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少卻君以義勇橫擊之盜奔已復率眾來攻君

嬰城守會援軍至圍解或謂巡撫縣若堡多從賊請擊之巡撫
已發兵石刺血上書爭之乃止事定尋以註誤去道出豫章爲
盜所得脅之降大罵不屈繫旬餘夜半有甯都民數十人持兵
逾垣入擁以去得脫既歸里時江督董衛國已移鎮湖廣見之
歎曰是死守孤城者邪吾爲若忝部還故職且以軍功敘君遜
謝再三既而語人曰故吏如棄婦忍自媒乎褐衣蔬食終其身
甯都民歲時祀之

趙天羽給諫事略

趙君吉士字天羽安徽休甯人奇籍杭州補諸生順治八年舉鄉試康熙七年選山西交城知縣縣北有交山者巖谷阻遂與靜樂永甯所隸諸山相屬袤延八百里自明季爲盜窟順治二年巡撫馬國柱招降諸賊渠盜稍戢五年禁民間養馬支山故產馬千總路時運奉檄巡山索有馬者金不膏土人憤之殺時運以作亂於是靜樂永甯諸盜並起巡撫祝世昌遣兵三千討之殲其渠且盡而大同總兵姜瓖反撤兵去餘盜復熾六年春交山盜與瓖黨姜建雄合兵破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數州縣官兵敗之復諸州縣瓖誅建雄走餘盜匿山中招納亡

命與尋樂永甯諸盜相糾結。潛出劫掠。日滋蔓。官兵不能制。君性伉慨。喜立事。又沈深善謀。其將之官也。或問若何端盜。君曰。百年通寇。猝難盡除。其必先撫。後勦。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勦。無以絕其根。到官日。輿從甚盛。及旬。山民投撫者數十人。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闔於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用也。其年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廩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詢羣盜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於明倫堂。諭以城守不嚴。俾家出一丁。與民均役。分夕巡。每夕得百二十人。設城總督之怠者罰。城中肅然。遂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爲甲。設牌遞輪輪者爲甲長。

十甲爲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爲鄉鄉有督有犯法者甲長告練總練總告鄉督達於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姦民論法既行鄰盜相戒毋入交境交賦額二萬二千山賦居大半率抗官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是年旱雨雹傷麥豆君從數十騎入河北都道險始易輿而騎已而步行山中聞官至出餅酒爲供君爲陳朝廷威德當力耕保妻子慎勿爲盜取族滅聞者竦息日暮宿土窖中有告訐者平其曲直時左右給侍多賊黨君若弗知明日復深入陰察地勢險易與民情順逆至木梨窩把總蘇成民率兵迎之乃借出就輿歸是歲山中民無逋賦者交山饒材木異時居民歲采伐設廠山口通商販康熙初爲文

水民所訟。禁不得立廠。商人多趨文水。山民重困。益去爲盜。君白大吏。復聽民立廠。交易如故。不一月。流民復業者數百家。是年八月。充鄉試同考官。而蘇家崖礮盜起。眾至二千。君還縣。或請急發兵捕之。君曰。此饑民逐利。非有劫殺人罪也。吾當計散之。但發票數紙。令廣買糧草。賊謂官兵且大舉。尋散去。捕得數人。置之法。未幾。交山賊楊芳林。芳清等。劫汾陽劉氏。傷數人。火其居。官兵至。乃卻。九年正月。君入山。勸農有惠。崇德者。故從姜瓖反。瓖敗。亡命。至是。跪馬前。自首。願效死。君好語撫之。爲易名。重生。明日。至惠家莊。宿。重生家。詢二楊所在。得實。又明日。大資山中。民命二卒。立禽。二楊。至杖二十。繫之。而密遣數卒。從開道。

械二楊入城時山民數百皆賊黨愕視不知所爲徐命酒福飲
山中民度二楊行既遠乃整伍出山去及暮行入十里賊渠任
國鉉鍾斗等糾眾尾君聲言欲奪二楊君整伍反賊懼還走入
山頃之有陝西叛弁黃某部眾二百餘入葫蘆川與任國鉉鍾
斗合葫蘆川者有東西兩川四山環之最險隘賊分踞其中黃
弁至共劫汾陽朱氏羊萬頭日殺羊饗眾圖起事君欲以計圖
之遣山民持書一函時其會欲付斗國鉉黃弁得書先發視則
大驚遽起立大罵斗國鉉率眾馳馬西出山去先是君請於太
原副將朱龍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百屯交城東關至是將入
山按盜城中父老請緩師先往說之時國鉉已失黃弁則恐率

屬千餘詣縣自訴無反狀願就撫乃罷兵還太原諱樂李宗盛者居周洪山爲盜主畜兵馬糧草甚盛九年春遣其黨趙應龍等劫清源溫氏遇教官李開秀殺之君聞令練總率鄉兵要其歸困之馬鞍山已而逸去復劫汾陽劉氏爲官兵所敗於是君購賊葫蘆川獲三人訊之得應龍劫汾陽狀乃遣惠重生入山說國鈗等謂官兵且勦葫蘆川若能得趙應龍以獻者可脫罪國鈗信之致書李宗盛約應龍至縛之付重生詣縣獄應龍恨爲它盜所賣乃盡發諸盜陰謀謂欲靖盜非先除宗盛不可且爲君畫計君乃械應龍赴太原而自往勦宗盛期甯武協兵三百白北人而太原協兵聲言自東入令把總蘇成甫率兵自南

入駐兵惡家莊。君繼之。別遣重生往說國鉉等。俾毋動。羣盜見官兵勢盛。皆兒懼。又聞所贖。止宗盛。率自保。莫爲用。宗盛窮。感挾數十騎。西南走成甫。追及之。縛以獻。宗盛既會。城黨益渙。兩葫蘆。賊日夜爲備。且謀劫縣城。君乃從容治文書。行鄉飲酒。禮與諸僚友。登山燕飲。泛丹城南湖。爲歡樂。賊備少弛。以城中民多爲賊耳目。禁不得入山。兩葫蘆去縣治百六十里。近葫蘆口三十里。有廢堡曰靖安。崇禎間築以屯兵者也。順治初廢。君言於大吏。復之。十年秋。鳩工興築。會總督奉 廷旨。以交山盜屢發。宜酌調官兵。勦殺淨盡。君至太原。言於上官曰。交山有名劇盜。不過十餘人。其它率烏合。一聞勦殺淨盡之語。竊恐山中向

化之民畏罪自疑反甘爲賊用今靖安堡初復但請協兵三百
統以守備以駐防爲名刻期入山賊可一戰禽也從之冬十月
君自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期十三日遙屯初八日大閱
塢口大享賓夜半席未散君起上馬出南門則姚順蘇成甫已
統兵集門外矣既會師令疾驅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
欲徭單始語順等曰此行也奉 詔討交山賊非爲駐防來少
遲且得罪遂令百總王國振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沿川進
襲東葫蘆蘇成甫統兵二百襲西葫蘆君偕順率兵四百進駐
東坡底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備今由圓
道得至此此地爲兩葫蘆要道據此則東西之援絕矣國鈺等

初聞姚順克期進堡各戒嚴計分其黨偽就撫以餌順及期遣賊至堡迎順既至寂然賊大驚疾走還大呼官兵入山矣兩葫蘆賊聞兵至皆走上三座崖三座崖者居兩葫蘆中間勢陡削賊傳語山中民官兵至且屠山急上崖可免從之者千餘人君帥兵進前鋒報曰滿山皆盜君令安營止宿明日令人至崖下語崖上人曰官謂汝等皆良民毋爲賊脅官且按戶稽丁不在者卽以賊論至日中眾稍稍去及暮在者約二百餘人君曰此眞賊矣然賊踞險吾兵仰攻必多傷賊乏食且走禽之易矣乃分兵爲四要賊去路君收軍駐橫嶺已而崖上賊果走伏兵起禽獲頗眾君復益兵進獨石河入爛團山而永甯盜馮養成知

葫蘆賊勢不敵。糾眾來援。官兵大敗之。餘賊多逃入鄰境。君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勦。而已收兵駐獨石。縱諸降賊質其妻子。俾捕盜以自贖。已而它盜先後俱就獲。生得者二十二。人其餘或降或自剄。入山旬有六日。交山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立爲約正。其素不與徭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自後交山無賊患。初君患山中路深阻。命山中民都具一圖。圖列山溝徑遂鱗比爲大圖。日召山中父老。詢其曲折。注圖閒以次。及永甯靜樂所隸諸山。較若指掌。每得賊善遇之。諾以諸賊去來蹤跡。益悉以故所向。輒得賊。其在上官前預設方略。無不酬。而太原知府周令樹策君必

能辦賊上官深倚之未嘗拘以文法卒能成功居官廉軍中賞
齊悉出私財班師日卿大夫斂金五百爲犒師之治交城五年
百廢具舉論平賊功徵入爲戶部主事以母憂歸服除補故官
復以父喪歸再起爲戶部主事二十五年擢戶科給事市有忌
者劾君父子異籍下吏議被黜旋補國子監丞四十五年卒官
年八十交城祀之名宦祠著有文集及寄園寄所寄諸書

李伯若明府事略

李君名燾字伯若湖北孝感人順治九年以貢生知將樂縣始至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新其祠刻先生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行鄉飲酒禮時至邨落間問民所疾苦牧豎婦女皆環集導之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盜訟庭稀鞭朴聲初至官俸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自廨有桂二株方花開君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花膏出郭省斂從僕摘道傍一橘願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始立下馬杖之命償其直居三

年上官有索餽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人數萬焚香攤馬首
行至境上皆號哭返家繪像以祀之君性和易未嘗厲聲色與
僮僕語款款惟恐傷其意家居時策蹇驢過戚友家飲酒微醉
嬉笑而返宅前有柳數株時坐其下與田父角博蒲爲樂及卒
貧不能具棺戚友醵金以殮子孫累日不舉火至采藜藿以食
云

任千之寺丞事略

任君長旦字千之浙江蕭山人順治十三年進士康熙初投上海知縣清苦自勵敏於聽斷月必書所行事告城隍神有疑獄禱於神神輒以夢告以意推驗悉得實民家失火方大風君至拜伏泥中祝曰天欲吾長足方耶請滅火不然吾有謝去耳頃之風愈甚而火遽熄異時縣徵漕迨遠纍纍敲扑無虛日君削木爲版有應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卽應期至於是爭先輸納嘗詣倉隸人曳筆者徒手至呼杖則寄筆中途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淞江黃龍浦爲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閘資蓄泄尋圯巡撫慕天顏檄縣修治故事修閘必築壩竭水賣

不嘗君募浙匠。倣浙地爲梁法度。基廣狹約丈尺。伐石識石甲。乙下之水。使善泅者。厝之悉中程。卽故址。疊石爲門。廣左右護。隄束水。就閘十月而工成。民不病役。上海沒水田六千餘畝。賦額未除。輸者率破家。前官屢勘。虛實貿亂。至是以募公請得旨覆勘。君喜曰。是吾志也。日往來泥沙中。達首垢足。按魚鱗舊册。履畝丈量。釐共荒者園。二月悉白。費者自辦。俸不足。銀釧棉布償之。籍上得減除額。征有差。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放還。故官復以良吏薦。入爲工科給事中。論事切直。改大理寺丞。母憂。歸以前廷推事詩。誤落職。老於家。

楊匡齋太守事略

楊朝正字匡齋。漢軍。錄白旂人。由侍衛出知東昌府。既至訪民
弊。利病銳意興革。臨清舊有額外銀米稅。若白巡撫開於朝
減歸正賦。東昌清河向有額夫率憚役求免。至是改爲均役。有
訟者輒自剖決。未嘗委屬吏。民憚其嚴明。獄事日損。月朔望宣
講。

上諭春秋徧歷郊野。課農桑。歲暮訪高年者。養之。其賢者尤尊
異焉。東阿教諭王瑣事繼母孝。歲荒教飢民數百。監生崔允壁
建橋道濟。兩設渡船。君請於布政司。並旌其門。民有獨金治
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溢。

五六十里。溺者眾。君自蠲金八百兩。勸大石橋。三治道。六十丈。益增堤禦。水患息。康熙二十四年旱。君猶齋戒。除壇與。羨磨。麥爲麪。作供具。然香。願天曰。若知府有罪。願身受譴。無累百姓。伏壇前。自子及亥。大雨徧四境。明年復旱。發倉平糶。復蠲金。煮粥以食餓人。王璜。崔允。璧等。各蠲米數百石。爲助。民得不害。卒祀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廣總督。宗義。至河南巡撫。語在名臣傳。

陸蔚文明府事略

陸君在新字蔚文江南長洲人爲人磊落尙氣節刻苦自厲順治初爲諸生躬耕彭山之下雞鳴起然薪爲爨屬文舉仰天而
向農荷鋤出暮歸讀書康熙五年詔以策論取士君故以
經濟自豪遂得舉尋除松江教授教諸生以貨行爲先其以金
費者禘之用不足知府督君時分俸助之湯文正公爲巡撫察
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府一州諸長吏被薦者獨君一
人人以此服湯公知人也詔賜蟒服遷廬陵知縣單車就道
始至誓於城隍神不以一錢自污晨起設香案令贊禮生誦戒
石銘四句已跪而聽之四拜起然後治事以爲常錢穀耗羨革

除殆盡。傍水設五倉，便民輸納。楚問苦亭於衙西，朔望坐亭中，訪求民隱。時裹糧攜供具，歷山谷，閉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導之於善。修學校，進諸生，考論德藝，如爲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二十六年，江水泛溢，民多溺者。君急出錢募民船往救，身爲倡率，出入洪濤中，全活無算。君之始受事也，前官虧帑盈萬，大吏謂曰：「第受之，我等行相助。」君以爲信，受之。已而奏銷，無所抵憂。甚，遂得咯血疾，隔終，北向謝。恩手書教條示民，反寢而卒。初，君將赴官，子孔奐在京師，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從之。君數諭使還，涕泣請留，乃止。卒之日，惟孔奐在，嚮書數篋，以殮。廬陵人爲罷市三日，會哭者萬餘人。孔奐

猶以前事被羈。閱五年。始以喪歸。而生產盡沒爲官物矣。廬陵
合辭請於官。祀吉州名宦祠。長洲人亦以鄉賢祀之。